



一次绝望的返乡之行  
一段飘逝的爱情  
一个无处安身的灵魂

**游走于乡村与城市，这是农民工的宿命吗？**

**实力作家 秦往 最新奇幻现实主义力作**

堪称小说版《出梁庄记》，更尖锐更广角更震撼  
延续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讲述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疼痛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第九条命 / 秦往著. --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 
2015.4

ISBN 978-7-5126-2393-4

I . ①第… II . ①秦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2594 号

---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: 165 × 24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73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4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978-7-5126-2393-4

定 价: 35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# 目 录

*Contents*

## 第一章

-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01 秋夜独行人  | 001 |
| 02 同龄“姐姐” | 004 |
| 03 凄冷的家   | 007 |

## 第二章

-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04 偶遇工友    | 011 |
| 05 找乐子     | 018 |
| 06 九条命的男人  | 021 |
| 07 三个孩子的妈妈 | 025 |

## 第三章

-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08 湖底女人  | 031 |
| 09 进城，进城 | 032 |
| 10 恋爱，失恋 | 036 |

## 第四章

-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11 春意发廊 | 041 |
| 12 情有独钟 | 048 |
| 13 爱上小兰 | 051 |

## 第五章

- 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14 严局长 | 058 |
| 15 严大哥 | 063 |
| 16 拥抱  | 068 |

## 第六章

-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17 一趟远行 | 073 |
| 18 回村   | 078 |
| 19 轩然大波 | 081 |

## 第七章

-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20 爱恋 | 087 |
| 21 离别 | 091 |
| 22 嫁人 | 096 |

## 第八章

-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23 周立志的苦恼 | 102 |
| 24 伯母来作媒  | 108 |
| 25 小兰寻短见  | 112 |

## 第九章

-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26 吸毒   | 117 |
| 27 倾家荡产 | 122 |
| 28 离婚   | 128 |

<b>第十章</b>	
29 中意发廊	133
30 再出远门	139
31 小兰的孤单生活	144
<b>第十一章</b>	
32 返城	150
33 重温旧梦	154
34 正妻之梦	158
<b>第十二章</b>	
35 宾馆“艳遇”	164
36 周立志与小桃	169
37 再入风尘	175
<b>第十三章</b>	
38 劝解	179
39 追求者	182
40 香消玉殒	187
<b>第十四章</b>	
41 嫌疑人	191
42 周立志和方中明	196
43 小兰走了	201

## 第十五章

-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44 水库浮尸    | 207 |
| 45 落网      | 214 |
| 46 严局长的“局” | 218 |

## 第十六章

-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47 去小兰老家 | 224 |
| 48 纵身一跳  | 229 |
| 49 美妙之城  | 233 |

-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后 记：大哥的死 | 238 |
|----------|-----|

# 第一章

## 01 秋夜独行人

夜幕降临了。

其实对于而今的胡州市——即便哪个城市都一样，已不存在“夜幕”，傍晚六七时，虽然天上没有太阳了，月亮也还未升上来，但胡州市一点不黑暗，密密麻麻如天上繁星一般的街灯，还有挂满高楼的彩灯、市店的霓虹灯、千家万户里的电灯、大街小巷穿梭不息的车灯，把胡州市照耀得比白昼还亮堂，比太阳天还艳丽多彩。

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句乡土气息浓郁的老话对于现今的胡州市人来说，也已不适用。在这初秋的夜晚，胡州市的街头甚至比白天更为热闹，仿佛人们只为夜晚而生活，昼伏夜出，到了夜晚，或步行，或开小车，或骑电单车，纷纷涌上街头，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。人们悠闲地散步、购物、吃宵夜、按摩浴足、K歌、看电影、跟情人约会……

在闹市区中山路熙熙攘攘的人潮中，有一个人显得有些异样，因为他是孤身一人行走着，神情落寞而忧伤，与满街快乐的行人格格不入；也因为他是逆人潮而行的，每走几步就会和行人相撞，但他似乎一点没意识到，依然不停地朝他的前方行走。

有时他会停一下，当看到仍在营业的小酒店、小饭馆、K歌厅，还有发廊、美发中心的时候，就会走进去，举起手里拿着的一张奖状般大的照片，指着照片上的女孩，问店里的人：“请问这个女的在你们店里上班吗？”或者：“请问你们的房客里有没有这个女人？”

大照片上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女人；还有一个是男人，就是持照片的这个人本人罗玉成。两人头靠头、肩挨肩，都是一脸的快乐幸福。照片只照到肩膀，显然，这是一张结婚照或情侣照。



被询问的人端详照片上的女孩一番后，总是摇摇头，语气淡然地说：“没有。”他似乎感觉不到人家的冷淡，又说：“她是我老婆小兰，前几天跟我吵了一架，离家出走了。如果她来你们店找事做，麻烦你打个电话告诉我好吗？”说着递上一张写着他名字和手机号的小纸片。

“好的。”接纸条的人说，悄悄把纸片扔进了桌下的纸篓。

罗玉成怏怏地出了店，继续朝前走。走累了，他就靠在路灯杆，或贴了瓷砖的高楼墙脚歇一下，抽支烟，再走。

也不知问过多少家店，也不知走过多少条街，走了多远的路，他感到两腿酸胀，口干舌燥，得找个地方，稍长时间地休息休息。环视四周，他发现来到了佳园小区门口，小青就住在里面，他决定去找她，在她屋子里歇一歇。他走进了佳园小区。

这是一个陈旧的小区，路灯亮一只不亮一只，地面坑坑洼洼，路边花圃里的花草病恹恹，稀稀拉拉的；一幢幢住宅楼外墙灰不溜秋，许多家庭的阳台被改得千奇百怪，堆的杂什更是乱七八糟。走到五栋一楼小青租住的房门口，还没敲门，就听到屋里传出一个小女孩的哭声，哭声嘶哑，估计哭了很久才会变成这样。是小青五岁的女儿恬恬。敲门，他听到恬恬高声喊了一声“妈妈！”门开了，露出恬恬的小圆脸，挂满泪水。

“恬恬，哭什么呀？”他问，走进屋里。

“妈妈没回来。”

“妈妈去哪里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帮你打电话问问。”他掏出手机，翻出小青的号码，拨打。电话的那一头毫无声息，既没有平常听到的“嘀——嘀”的候接铃声，也没有“该用户正忙”，或者“该用户已关机”、“该用户不在服务区”，仿佛手机发出的信号波消失在茫茫宇宙里。

“妈妈可能是出去买东西去了，等一下就回来的，别哭哦。”

“妈妈出去三天了。叔叔，我饿。”

“啊！”罗玉成十分吃惊，“你妈妈也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把你扔下不管。”他想到前段时间有则新闻说，南京有一个母亲离家出走一个多月，结果被锁在家里的两个孩子活活饿死，不由对小青有些生气，可是他又纳闷，小青不是贪玩不顾孩子的女人呀，为什么会这样。

“你妈妈跟你说过，她去哪里了没有？”

“没说，就是告诉我跟人家出去吃晚饭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
眼下赶紧要做的，是找点东西给恬恬吃。他走进厨房，厨房里一片狼藉，估计是恬恬找吃的东西翻的。应该是找不出一一点吃的东西了，他马上转身，跑出去，到小区门口的小吃店买了碗米粉。

恬恬吃得狼吞虎咽，腮帮子塞得鼓鼓的了，嘴巴还在拼命地吞食。他劝：“恬恬，别急，慢慢吃，吃太快了胀肚子。”

一碗米粉吃下去大半后，恬恬才喘过气来，欢快地叹口气，继续吃，不过不再狼吞虎咽了。罗玉成从身边的纸盒抽出一张餐纸，给她擦拭沾在脸颊的汤汁、辣椒粉。

“恬恬，你妈妈到底去哪里了，真的没跟你说？”

恬恬嘴里塞满了米粉，腾不出空间说话，只好瞪着眼睛摇摇头。

“真是奇怪。会不会有事回外婆家去了。”

“不会的。回外婆家妈妈肯定带我回去的，不会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好几天。”

“你不是要上学嘛。”

“前天是星期五呀，昨天、今天都不上课，带我回去也不影响上学。”

罗玉成实在想不出小青会去了哪里，为什么三天都不回家，电话也不通。他只来过小青这里两三次，并不清楚她的生活状况。可不管有天大的事，也不能几天不归家，毕竟家里只有恬恬一个人。他不由为小青担心起来，他觉得小青不可能做得出这么离谱的事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？要不要去找找她？脑子里一冒出这个念头，他就感到头大，老婆小兰五天前离家出走了，这些天他找小兰找得人仰马翻，现在又要找小青，他哪来三头六臂！

夜渐渐深了，恬恬连着打起了哈欠，罗玉成催促她洗脸洗脚，上床睡觉。他又掏出手机，拨打小青的手机号码，依然是没有任何回音。看样子今晚她是不可能回来了。恬恬怎么办？虽然他跟小青仅是同一个村的，并没有特别的关系，可他无法把这事不当一回事。

罗玉成决定在这里住下，明天看情况再说。小青租的这套房子是一房一厅，只有一张床，恬恬在床上睡着了。他拿了张毯子，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躺下来。他本想好好想一想再去哪里找小兰，可置身于小青住的地方，眼睛闭上时，脑际不由浮现出往日的岁月，有小伙伴小青陪伴的岁月……

## 02 同龄“姐姐”

“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……”

罗玉成对儿时的记忆，想得起来的最早的场景，是小青和另三个女孩，在村前的晒谷坪上玩跳橡皮筋。

四个女孩分成两组，一组做“桩”，一组跳，轮流进行。小青跳绳脚落地的时候，不是整个脚板踩在地上，而只是脚趾着地，使她显得轻盈、灵动，如一只小鹿；伴随着她的蹦跳，头顶的两只小羊角辫一弹一弹的。

罗玉成一个人落落寡合地从旁经过，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，忘记了走路，呆呆地看。

“玉成，过来，跟我们玩。”小青一边跳，一边向他招手。

罗玉成有些犹豫，跟女孩子玩，会被村里的男孩子耻笑的，可是跟男孩子玩，他总是被欺负，所以他常常是自己跟自己玩，索然寡味而又无奈。

他左顾右看，见周围没有其他男孩子，才慢悠悠地走过去。

“你会不会跳橡皮筋？”小青问他。

罗玉成摇摇头。“看着。”小青放慢了动作，示范给他看。演示了几轮后，小青叫罗玉成和她们一起跳，他仍是摇头，呆站着。

“罗玉成，花姑娘！”这时，村头出现了几个男孩子，打打闹闹着，嘻嘻哈哈的，他们发现了罗玉成和女孩子在一块玩，便朝他喊叫，乐成一团。

罗玉成感到窘迫，慌张地小跑几步，消失在路边的灌木丛后。

在村里人眼里，罗玉成是个苦命的孩子。

母亲生他的时候没有去医院，而是在家里，叫村里的接生婆接生，不料发生产后大出血，等找来一辆三轮车送到七八里外的镇医院时，人已经死了。罗玉成生下来就没了妈妈，饱一顿饿一顿地活着，瘦得如闹荒灾的非洲儿童。

四岁那年，灾难再次降临到他头上。在村里的石场干活的父亲，一天在点炮后，炸药半天没响，他以为哑炮了，想再点一次，刚走到炮眼边，一声惊天巨响，他被炸得血肉模糊。

伯伯收留了他。可是在伯伯家，他的生活依然一团糟。伯伯本就有二个孩子，日子过得拮据，能给他有口饭吃就不错了，不会给他买新衣服（都是让他穿堂

哥们不穿了的)，更没工夫照顾他。寄人篱下，他小心翼翼，少言寡语，连走路都是静悄悄的不带声响。他低眉顺眼，两个堂哥却当他软弱，齐着心欺负他。父母叫他们做的事，他们转给他去做。他们在外头受了气，回到家里就朝他撒气。逢年过节，家里的餐桌上放了一盘糖果，可堂哥们不许他吃，看到他伸手去拿，就冲过来打他的手。有时候伯伯看到他不吃，硬塞给他几颗糖，两个堂哥见了，便朝他使白眼，他最多只吃一颗，剩下的，等伯伯不在时，当着堂哥的面放回去。

村里的男孩子，看他无父无母，看到他的两个堂哥欺负他，也当他孤单可欺，戏弄他、对他恶作剧，连比他小的男孩子都敢甩他耳光。罗玉成被一群男孩子摁在地上拳打脚踢，是村巷子里常见的一幕。因此四岁到六岁那几年，罗玉成患上了口吃，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他更成为村里大人、小孩嘲笑的对象。

可是小青对他很好。

小青跟他同岁，住的离他不远，也就隔着二条巷子。小青是个活泼的女孩，每天脸上都挂着笑。只要别人对她好，她对谁都好，对罗玉成也一样，她才不理睬他没有父母呢，她才不理睬村里人歧视他呢。她想跟他玩就去找他，她想去村旁的荆棘蓬摘嫩芽吃，总是拉他一块去；她若手里有糖，遇见他，少不了分他一块。

有几次看到罗玉成受欺负时，还路见不平一声吼，冲上来帮他解围。她有个大她四岁的哥哥，她不怕哪个男孩子敢欺负她。

上学后，每当放学回村，他总是背上书包，到小青的家里，和小青一块做作业。小青学习比他好，都是她教他的时候多。小青的哥哥有不少公仔书，她也偷偷拿出来给他看。她哥哥回来撞见了，看在小青的面子上，也不会骂他打他。

在罗玉成的心中，小青是他的姐姐，虽然他还比她大几个月。

只是，罗玉成读完了小学，就辍学了。而小青，则到镇上的初中住校继续上学，他们的交往渐渐地少了。十五岁那年，罗玉成如痴如狂地迷上了小青。那年暑假，小青放假回来了，在巷子里相遇，罗玉成一眼看到她，顿时没来由地心慌意乱，心跳加速。也许是久不见小青，这次相遇，乍一看，他发现小青变得如仙女一般漂亮，让他怯于面对。之后，他却渴望见到小青，可一遇到小青，他又大惊失色，六神无主，如此恶性循环。

他觉得小青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女孩，高挑的个子，白净的脸庞，五官秀气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大、清澈、炯炯有神，看人的时候，像是有束光照射过来。也许是来往少了，小青遇见他时，没了小时候的热情，只是微笑一下，问一句“去

哪里来”之类打招呼的话，匆匆走过去了。

他渴望了解小青的生活，他产生了偷窥欲。小青住的房间是她家的一间偏房，窗户不高，窗外是田垌，晚上没有人走。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就悄悄摸到小青的房间附近的树丛里藏着，一听到她的房门响，估计她是进屋准备睡觉了，就猫着腰冲到她窗户下，双手扒着窗户外框，向上引体，就能看见房间里的小青。

很多时候，小青只是倚在床头看书，看累了，就放下蚊帐，在蚊帐里脱衣睡觉。有一次，小青竟在灯光下脱了衬衣，脱了长裤，接着又解掉了胸罩，只剩条内裤，站在衣柜镜子前，扭来扭去地打量自己的身材。小青身材苗条却又显得珠圆玉润，两个乳房不大，圆圆的，如两只田芋头。罗玉成看得浑身发软，扑通掉了下来。小青喊一声：“谁呀？”罗玉成如一只野狗般仓皇逃走。

自辍学后，罗玉成整天在村子里、集市上游荡，就这么混过了几年，十六岁那年，伯伯怕他学坏，建议他外出打工，于是他跟着几个村里人踏上了进城打工之路。

罗玉成外出打工，越走越远，跨州过省，几年都没有回家一趟。有一年春节回家，在胡州市街头，一个女孩迎面走来，直盯着他，之后喊了一声：“玉成！”他定睛一看，才认出是小青。

他吃惊于小青变得越发漂亮了，变得跟城里的女孩一样，比城里许多女孩还漂亮。个头更高了，身材更娇美了，皮肤更白嫩了，描了眉线，擦了脂粉，洒了香水，两只麻花辫改成了披肩发，衣服也是跟城里女孩同步的时尚款式。

“小青好漂亮了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”他忍不住赞叹。

“人家本来就漂亮嘛。”小青羞涩中又有些得意，“玉成，我记得你有四、五年没回来了吧，还以为你不要罗田村了。”

“回来一趟路费就得花千把块钱，回不起呀。”

“你现在在哪里做事？”

“福建哩，你呢？”

“我在省城。”

两人简单聊了几句，便各自分头走了。走了好一段路，他脑海里还浮着小青刚才的模样，竟有些神思恍惚。

但他对小青是不敢存妄念的。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货色，他配不上小青。他对她只有仰慕，把她当女神。他觉得小青以后是要嫁到城里的，在城里

生活，做城里人，这才对得起她的漂亮、聪慧。她本就在城里做事，再说以她的条件，在城里找个对象应该不是件难事。

可是几年后小青竟回了村，不久嫁给了长通镇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。那一年回来，正巧遇到小青出嫁，他感到惊讶，也感到不解，更感到惋惜。他隐约觉得小青一定有什么苦衷、隐情，因而下嫁自己。

五年后，小青离婚了，带着女儿恬恬回娘家居住。听到这件事，他心里不由感叹，命运对小青太不公平了。这些年，他也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关于小青的闲言碎语，但他一直坚定地认为，小青不是一个坏女孩。出门在外谋生容易嘛，谁没有遭遇过坎坎坷坷，谁没有一肚子辛酸？何苦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。

### 03 凄冷的家

这一夜罗玉成做的梦，都是与小青一块玩的儿时生活重放，他睡得很香很踏实，醒来时天已大亮。屋外，城市的喧嚣像是天在下暴雨，淹没了一切。

恬恬已经起床了，趴在窗户边看街上的热闹。罗玉成起来后，她扭过头来问：“叔叔，今天我是去上学，还是等妈妈回来？”

罗玉成掏出手机，再次拨打小青的号码，仍旧不通。他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恬恬，我带你回外婆家找妈妈吧。”

“那我今天不是缺课了？”恬恬似心有不甘。

“不要紧的，学前班的课又不算正式课。”

他牵着恬恬的手，到小区门口的小吃店吃了米粉，然后前往汽车站，搭班车回罗河镇，从镇上到罗田村是机耕路，不跑班车，他租了一辆三轮出租车回村。

一踏进外婆的家，恬恬一头就扎进了外婆的怀里。

外婆看到恬恬被罗玉成领回来，感到奇怪，也生出一丝警觉——她可不愿罗玉成和小青混在一堆，她倾头探视罗玉成身后，好像小青藏在他身后似的，问：“玉成，咋个是你带恬恬回来，小青呢？”

罗玉成吃惊，“小青……她没回来？”

“她什么时候回来的，都几个月没回来过了。”

罗玉成说了昨晚的经过，恬恬也插嘴说：“妈妈出去三天了，都没回来。加今天四天了。”

这下全家人都吃惊了，小青的哥哥宝生急忙拿出手机联系妹妹，可是连打了四次——怀疑有可能室内信号不好，还跑到自家楼顶去打——依然得不到半点音讯回馈。

“小青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，”宝生脸色严峻，他逮住恬恬，又问了好多个问题，最后他说：“我得去一趟市里。”

恬恬刚回到外婆家，还没有在外婆怀里滚几下，又被舅舅带走了。

罗玉成回了自己屋。

开锁进屋，他顿时感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。毕竟他去市里有五天了，屋子里没有一丝人气，他的这种感受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感受。小兰不在这座屋子里了，纵是屋子里燃着大火盆——何况现在还是炎热的初秋时节，他也一样感到寒冷。

这座屋子是父母留下来的老房子，说起来，还不算是父母的房子，它起码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最初民国时期，它是村里地主的房产，土改时期分给了他爷爷，爷爷又留给了父母。房子已十分老旧了，在他四岁到十二岁，这座屋子里几乎没冒过烟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他外工打工期间，同样很少生火，长年缺少烟火的熏养，房子更是破败得不成样子，有一年他回来，竟看到木壁板好几处长了菌子。

是小兰让这座房屋生起了烟火，有了家的味道。是小兰给这座老屋带来了生气，带来了欢乐。

可是现在小兰离家出走了，把这一切也带走了。

罗玉成垂头丧气，手足无措，呆站了一会儿，他在一张小方凳上坐下，摸出烟点了，发愣，连抽了几支烟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他看到了小兰扔在墙脚的一双烂皮鞋，便起身过去，把鞋子拎起，再坐回到小方凳上，捧着鞋细细把玩，仿佛它们是珍贵的古董。

他记得，这是四年前临近春节的一个集日，他带她去赶集，无意间看到小兰穿着的皮鞋都掉皮了，就不顾她的反对，买了这双鞋，花了二百三十元，这个价钱在镇上算得上是很高档了。鞋是尖跟皮鞋，跟部的皮都已翻了起来。常年走在村里的泥土砂石路上，皮能不翻起来么。他把皮鞋放在鼻子下嗅，仿佛要感受小兰的气息和气味。除了皮革味，什么味也没有。纵使原来有汗味，放置多日，也早就消散了。

一个人影投在他眼前的地上，是伯母进来了。“小兰找到了没有？”她皱

着眉头问。

“没有。”罗玉成木然地答。

“我早告诉过你，这个女人要不得，看咯，现在竹篮打水一场空吧。”

罗玉成不作声。仿佛要凸显自己当初的观点正确，伯母接着说：“当初要是听我的话，你现在的日子该过得多实在，老婆不会跑，恐怕孩子也有了。”

罗玉成仍沉默，伯母又说：“玉成，不要再找了，她走了也好，伯母再给你介绍一个正正经经的女孩，正正经经地成个家。”

“谁还愿嫁我。”

“咋个就没人愿啦，伯母帮你访访，一定访得到的。”

“伯母，你不要操心了，小兰会回来的。”

“你真是个死脑筋，亏你还在外面见了那么多世面，小兰这种女孩子，跟你吃得了一辈子苦吗，这不，你一穷，就跑了。”

“她跑不是因为我穷。”

“你这个人咋就死不开窍呢。”伯母气咻咻地走了。

呆坐了一阵，罗玉成感到了无聊，他叹声气，走出屋外。

他在村子里乱逛一气。村子并不大，六十多户人家，趴在几座平缓的土岭间。许多常年在外的人总有点“故土情结”、“乡愁”什么的，但他没有，他不觉得罗田村有什么值得留恋的。他在村子里生活得并不好，它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而且，十多年在外漂泊，已将对家乡的记忆、感情冲淡，漂泊反而成为习惯的生活，如果有条件继续待在外面，他不会再回来。

罗田村算不上穷，也说不上富，极普通的村子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村庄曾红火了一阵，许多人家建了新房子、娶了媳妇，但二十一世纪以来，罗田村风光不再，很少有人建新房，娶老婆的也少了，原因很多，如而今村里人挣钱的门路少了，收入也就少了；以前种粮种果养猪哪样都挣钱，可现在种什么养什么都是亏多赚少，唯有外出打工。这些年来，村里陆续外出打工的人也不少，也许村里人比别村的人保守、安于现状，外出打工只做个五六年，赚了点钱就回来了，娶妻、生子、种田，从此过着和父辈们一样的生活，或者农闲时在周边村镇打打零工。

又如以前建房子只建瓦房，现在都兴建小洋楼，就没几个人建得起了；还有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搞得很严，村里人口出生少了，现在结婚的人自然也就少了。村子缺少了新气象，看上去就有些陈旧暗淡，没有生气。



村头的大桂花树下，丢了几只长条凳，周围撒了些纸钱。显然，村里刚有人去世出葬了。这几天，他都在城里，不知村里的事。谁死了？不过也不奇怪。村子虽不大，这些年，却年年都有几个人死去，或老死的，或病死的，或意外突然死的，有年过九十的，也有中年汉子，还有小青年。

村巷子大多已铺了水泥路，但有些地方仍是泥泞，因为有些人家不愿出钱，这些家门口的一段路就仍是泥巴路。即使铺了水泥路，仍是肮脏不堪，满是稻草、果皮、碎叶。他走在巷子里，时不时遇见个村里人，很少有人跟他打招呼，与他擦肩而过时只是喉咙发痒似地“嗯”一声，他也不爱理人家。因为小兰，他在村子里变得很孤立，但他不在乎。现在人们正看他的笑话，他又何必去贴人家的冷屁股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两名警察找上门来，因为昨天下午宝生向公安局报了案，说妹妹小青失踪了。听他们问的问题和问话的口气，罗玉成感觉他们有点把他当嫌疑人的意思，比如问：“星期五一天你在干什么？有谁能证明？”“你跟小青是什么关系？”“你是不是经常去小青的租住屋？”

不知是警察怀疑他，还是小青的哥哥怀疑他对小青干了坏事？村里人（包括小青的哥哥）尽可以把他看成痞子、烂仔，可也不能乱怀疑人不是，要不是他碰巧去找小青，恬恬饿死了都没人知道。他有些生气，说：“你们调查我有什么用，小青失踪绝对跟我无关。你们应该去市里问那些跟她有来往的人。也许她被人拐卖了也说不定。”

一名警察用鼻孔哼了一声，“怎么办案不用你来教。”

他不想理他们了，看到小方桌底下扔着一张用来包过东西的旧报纸，便拿起来看。警察一把夺过他的报纸扔了，“问你话呢，别岔神。”